

前後漢書注考證
後漢郡國令長考
兩漢解疑



兩
漢
解
疑

唐順之撰

中
華
書
局

兩漢解疑上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高祖

芒碭斬蛇老嫗之哭亦勝廣罩魚狐鳴之故智也解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弑于趙高子嬰殺于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耶解曰愚氓難以理喻大眾難以威取卽高宗之立相猶托夢賚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術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得民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興隆也如必取

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卽其事而議之白帝子何必作秦解也如項羽橫暴山東卽謂之白蛇亦可項滅而漢始興是斬項羽者劉季也何謂無取驗也雖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氓也甯不爲當年造謀者所嗤哉

廝養卒歸趙武臣

韓廣之爲將也智謀勇略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詣之輒爲所殺而無如之何咄咄張陳何其懦也廝養卒一賤隸耳何掉三寸之舌而遽載王而歸張陳甯無厚顏耶

解曰張陳之心廝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告焉
王烏得不歸不然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攜也
常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求之無術
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誠欲分趙而王特勢有
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歸王何其欲立趙歇以
就功則能收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惜羽
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

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坑秦卒二十萬入咸陽而大掠秦人畏惡之極矣使聽韓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羽卽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不特一韓生也如兀术欲歸書生叩馬而畱軍兀术欲降書生開渠而縱帥欲圖一己之功名不顧天下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安得盡若流乎

彭城圍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

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人破漢軍於唯水圍漢
三市竊疑之漢王縞素興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
眾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蕭曹皆將相
之才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
萬人何以圍五十六萬軍而能三市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漢以來惟恃權謀兵力
而已漢高祖爲義帝發喪豈真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
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真情露
矣故五十萬人解體而俟之平勃輩亦相與共爲逸樂

初不計項羽之來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侈陳其兵之多而樂書其敗之速云爾迨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猶知假仁義楚惟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譎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譎

紀信

滎陽之急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未蒙一爵之榮說者謂漢寡恩信哉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矣布則誅之以開國創業之韓信猶不免走狗之烹尙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訓人君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嬰曰誅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見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荆軻聶政之徒豈不欲以一死邀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縣山焚死南雲斷指而睢陽淪沒以

此見丈夫籌畫濟事不在區區傷殘肢體閒也雖然亡身以拯危捐軀以存君如紀信有幾人哉漢之寡恩殊可恨也

趙壁奪符

項羽拔滎陽圍城皋漢王逃北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印豈張韓皆木偶而不知成皋之事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軍豈漢王自天而降臥內耶如必入壁壁之軍卒何無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

中但聽將軍令不聞天子宣者何必無是事也而史
侈言之過已至定陶又書入信壁奪軍有諸否乎

解曰作史者欲神人之功則必神其事以誇之欲抑人
之能則必易其事而卑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無整
暇之心其何以百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必備之術何後
爲所擒而不覺著漢王之能奪符見漢王之能殺信等
也著韓信之旣奪而又奪見韓信之所以終見殺也爲
漢之功臣亦危矣哉

酈食其

酈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酈而信不之恤何哉
解曰信之殺酈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違
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讒之口而輒殺有功之
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沒淮陰之
功孰知淮陰已先沒酈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
而戮淮陰豈知淮陰以無辜而烹酈生也天道好還豈
偶然哉吾於是而益信報復之不爽矣當沛公過高陽
時陳畱令何罪而生殺之嗟嗟酈生一自反焉當亦無
憾于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羽雖暴族類也良雖有恩異類也羽至戲欲擊沛公伯恐累良及禍夜馳具告已足以報良恩矣乃深結劉季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伯之爲漢可謂至矣豈賣羽哉意亦欲恩漢以爲平分之計耳及太公之歸鴻溝爲約伯意以爲兩無負矣漢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項氏一門近于愚漢之君臣過于詭分羹之言季

既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
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也其愚
一勸羽不誅太公欲畱爲質其愚二歸太公而恃鴻溝
之約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之詭不以人
道自待也羽即可滅何不爲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
漢王與玉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爲高祖之羹
矣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爲無父之人矣苟少念恩義
鴻溝之約安在不可遵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
乎漢高也項伯雖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

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爲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爲人信兩賢之言爲不智則可殺漢王爲帝而遂來謁是賣陣以求榮爲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三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悖恩也一不可既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忌才也二不可欲掩受阨之醜而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三不可然則必如之何爲

丁公者當遠去以潔身爲漢高者當賜之金以酬其恩放之田野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叔孫通魯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史臣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

解曰兩生在魯固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又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爲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起

朝儀以止呼擊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爲知權而不知經但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尙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眞能行禮樂之人故草草而止耳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通取其行有兩生之言而禮樂重於千古有叔孫通之行而名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責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捐金行反閒此用閒之一術凡行軍者疇不知之二曰以惡草具進楚使此亦襲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供具如王者之餘意三曰解榮